

红色印记



1929年11月,石首苏区军民全歼石(首)公(安)华(容)三县常练队战斗雕塑。

红色文化主题公园好有看头

□ 黄鉴

在土地革命时期,石首小河口曾是一片红色沃土,开辟过小河口革命根据地,随着鄂西特委机关迁至小河口袁家铺,这里一度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早期的指挥中心,并相继建起了兵工厂、军医院、被服厂、制币厂和后勤仓库等,让石首不愧为“赤色之首”,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一座颇具规模的红色文化主题公园在小河口镇落成,旨在继承革命传统,发扬爱国精神,自然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公园采用雕塑、壁画、塔碑、模型、文化墙等造景艺术形式,结合植树种草等生态绿化手段,配以长廊亭台、小桥流水,建成开放式红色文化宣教基地和纪念馆。

园区内容广泛挖掘本土红色元素,再现一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1927年的中共石首中心县委的遗址雕塑,将曾领导监利、江陵、公安、南县、华容、安乡、石首等7县的秋收暴动、年关暴动的机关工作场面呈现,一副团结友爱、信心满怀的样子。

以李兆龙为书记的石首中心县委和以周逸

群为书记的湘西北特委,于1928年召开的联席会议的遗址和人物群雕,显现出贺龙等革命领导人沉着应战、坚持胜利的胆识和魄力。

1929年改建的红军医院遗址模型,让人联想起救死扶伤、医护军民的感人场面。同年创办的红军被服厂的遗址雕塑,让人体会到后方勤务支援前线的莫大贡献。

1929年的石首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机关的遗址雕塑,让人感觉到当年,经过党政机构艰苦努力,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好,红旗得以在苏区大地高高飘扬。

同年发生的石首苏区军民全歼石(首)公(安)华(容)三县常练队战斗的模拟场景雕塑,重现段玉林领导的小河口伏击战英勇的战斗场面,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士气。

1929年岁末召开的中共鄂西地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会址遗址雕塑,以书卷形态翻开鄂西革命史的重要一页。那次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以石首为中心的鄂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逸群为书记的鄂西特委新班子,为该根据地的更加巩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鄂西农民银行制币厂遗址石碑及其发行的钱币造型雕塑,表明在1930年,鄂西联县政府批准设立的鄂西农民银行,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制币厂的设立,统一了苏区货币,巩固了革命形势。

邓中夏、贺龙率红二军南征渡江处的遗址雕塑,反映了1930年红军部队架船渡江,去攻打岳阳、直捣长沙的英勇无畏的行军场面,其中小河口的老洲岭为当年渡江处之一。

中共江陵县委员会的遗址浮雕,表达了1931年中共华容县委和石首县委合并成立了中共江陵县县委,统一领导江南的革命斗争。该委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互救互助,解决粮食困难,巩固了革命形势。

石首小河口红色文化主题公园,不仅特色鲜明、韵味十足,而且红色文化底蕴丰厚。据悉,小河口人民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先后有6000多人参加红军,有13000多名优秀儿女英勇牺牲,他们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伟大功绩。革命烈士纪念碑顶起一颗闪闪的红星,铸起一道永远的丰碑!

荆日杂谈

作木如做人

□ 陈白云

老宅要修整了。想以后双休游到那边看书练字、写习武,闲暇时再种点青菜萝卜,植一些梅兰竹菊,在“慢”生活中雕刻时光,寻找丢失的童年。

决定了,请童木匠。

童木匠可不一般,不仅技艺精湛,还是一个爱读书的“木秀才”,有自己的一套木学理论:胸有成象方可动,三分画线七分做,画错一道线,废掉一根料;万木寻踪皆有灵,心怀敬畏用真功,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每一道工序。

去请童木匠那天,他正在看《上新了·故宫》。在路上,他余兴未了,指着了一幢幢高楼大厦说,现在纯木结构的房子几乎绝迹,我可能是全镇最后一个老式木匠了。

因为找不到下手,童木匠一个电话把改行在城里搞装修的徒弟邀了过来。

童木匠打开工具箱时,我被怔住了,映入眼帘的是墨斗、画盒、角尺、斧头、锯子、车钻、凿子等,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什物,加起来足有百斤重。童木匠中气十足,可别小瞧这些“吃饭的家伙”,里面道道深着呢,光刨子就有圆刀刨、清口刨和长、中、短刨,锯子分长开锯、线锯、弓形锯、双人锯等,铲也有一字铲、斜口铲、圆口铲、三角铲,可谓各尽其才,各有所用。

童木匠问我:窗、柜有何讲究?我说“七门”要体现正严,“五窗”要突出古朴,“三柜”要彰显渊博。童木匠点点头,“嗖”地一下拉开鲁班尺,量起长短不同、厚薄不一的木料来。只见徒弟二人一会向上一、一会向下、一会向前、一会向后、一会向左、一会向右,在他们面前,木料不单是木料,还有传承、专注和向往。如此比划半天,客厅里便码满了各类木料。

原来,在木匠眼里,这就是胸有成竹。我问童木匠,是否有失误或失算的时候?只见他外套一脱,这点都搞不明白,还叫啥“木秀才”?

此时,童木匠弓步以待,徒弟心领神会,双人锯每锯到底,轻重缓急掌握得当,半盅茶水功夫,三张木板就驾在木马上。童木匠端起墨斗,在一扎一拉间弹上墨线,在一凿一锤中打上榫眼,丝毫不偏,恰到好处。

童木匠说,古代许多木质塔楼未用一钉一铆,靠木头之间的阴阳、凹凸、伸缩来咬合,屹立千年而不倒,就是采用的榫卯法。按榫头的形状分,计有:直角榫、燕尾榫、椭圆榫、圆榫、月牙榫。按榫头的数目分,计有:单榫、双榫、多榫。



“浪猛子”与“siguangpi”

□ 文/图 刘德建



《汉书》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民食鱼稻,果蔬藟蛤,食物常足”。寥寥数语,将江汉平原湖泊塘堰,稻花香还有那水中鱼跃刻画得淋漓尽致。

居于长江之畔的荆楚人,大都识得形态各异的淡水鱼。黄颡、鳊鱼虽同属鲴形目,周身无鳞,皆有触须,但老幼都识黄颡鱼,甚至见其鱼已知味,断不会混淆。即使是长相雷同,肥硕滚圆的鳊鱼,也能辨出那披着白色鳞片的是虔诚素食主义者,长着一副与世无争的软弱样,最低端的浮游生物都奈何不得,只能吃草,所以称其草鱼。而那通体褐色鳞片的黑鮰,虽与草鱼外形并无二致,却是水中螺蛤的杀手。荆楚人称其青鱼,单从名称上看不出青鱼杀生食荤的本质,砧板上剥下它的头颅,可见颗颗磨牙整齐划一。如此利器,不知有多少水中动物在它咀嚼下葬身鱼腹。青鳊鱼,江浙一带就直呼它螺蛳青,诸君自个去联想螺蛳青的凶或吉。更有那凶相毕露的乌鳢黑鱼,仅从鳞片色泽就分出家养野生之阶级,窥一斑即见原生态真伪,滥竿充数可不行。

待到腊月,池塘干涸,这是农人为悉数捕捞做出的“倒海翻江”之举。干塘之下,菜场里的鱼档多了些平素难以谋面的半寸左右小杂鱼。它们不像四大家鱼那样在增氧机的汽泡下倦倦在方池之中缓慢地张颐。小杂鱼盛在水桶里,层层叠叠拥挤挤压,生命特征丧失殆尽。对于以惯食活鲜的荆楚人,四大家鱼若在水中翻肚,即使尚有气息也无人问津,唯有对小杂鱼另论生死。

在盛产淡水鱼的江汉平原,每当严冬来临,小杂鱼在干塘前度过了最活跃时期,随着水渐干,小杂鱼隐匿于淤泥之中,湿润的塘泥裹满玲珑的躯体,不由自主地张颌或摆尾,周遭残渍的水洼激起微微的涟漪。细小浑浊的水花,使它的伪装暴露无遗,因而就无所遁形。鲜活的小杂鱼被农人悉数拾捡装篓,在北风洞穿竹篓中失去生命。

自幼生长在江汉湖泊纵横交错的江汉平原,年少时最爱江汉湖泊,河中物产自然蕴熟,唯对冬季上市的小鱼,如同北籍人不知其名,只能统称用“小杂鱼”称之。其实,小杂鱼并非籍籍无名。只因它卖不出价来,效益低当地地位卑微,如同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家人无暇琢磨娇嫩的乳名,随意叫个阿猫阿狗一般。小杂鱼名字虚无怪诞,寸长小鱼叫“南猛子”,它常常活跃在我们垂钓布下的饵食旁,蚕食着本不是诱饵它的酒米。它在饵料旁游来窜去,水面浮标往

按榫肩的数目分,计有:单肩榫、双肩榫、多肩榫。按榫头和榫眼的接合方式分,计有:开口榫、闭口榫、半闭口榫、贯通榫与不贯通榫。按榫端是否外漏分,计有:明榫与暗榫。按榫头与方料的关系分,计有:整体榫、插入榫,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总之,榫头和卯眼丝丝入缝,留不得一丝缝隙。

当天下午,七门做好了,五窗镶好两窗。童木匠徒弟笑道,这叫滴水不漏。

三天后,该做柜了。童木匠却犹豫了,说做柜不如买柜,两个书柜一个衣柜起码要五天时间,要做就做最好的,和你这宅子才配称,还须借鉴明清风格,上庭、中庭、下柱、八角都要造点型,而带柱升,环刻瑞兽,才有味道。这样下来,至少得十天时间。

我点了点头,做!童木匠这才将锯子、铲子锉了一遍,把刨子、凿子、斧头都磨了一回,个个刃口发亮。

临近时间节点,我来看“清样”——书柜的图案、结构、形式均达到了完美境界,上面看不见一颗钉子、一点胶水。难道童木匠亦用的“千年古法”?我这书柜要装好几千册书的呢!

正为其结实担忧,童木匠却有板有眼道,这花里严丝合缝,实际是暗双榫;这些云型、心形、莲花形,做工更为讲究,采取的是几形榫、插肩榫等;这个拐角有精气神,打角插是也纹丝不动,行家一看便是抄手榫。打个比方,它们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下面的根须早已深入地底,盘根错节,历经几十上百岁都不会断折和松散。

木道擅变,随物赋形,一件书柜竟有如此大的学问。竣工钱时,我特地给童木匠多付了报酬,只当少写了一篇文章、少拿了一次稿费,毕竟这里将是我最重要的创作之地。

送童木匠回家的路上,他郑重地说,以前拜师仪式上,师父会师徒准备四份“拜师礼”,也是木工行业的传统工具——鲁班尺、墨斗、刨子和拉杆钻,它们分别象征着规矩、正直、努力和钻研。师傅进门,修行靠个人,我可没少吃苦头,更不敢走错一步路啊!

童木匠说,回头童木匠的每一句话,这位对待木工手艺要求极为严苛且言行有度的匠人,颇有君子之风——正如他所展示的,用一生在木料的打磨、凿削、留卯、做榫中修行,吃最大的苦,选最好的料,用最诚的心,做最上乘的作品。

生活随笔

船儿摇进珂里湾

□ 张昆伦

绕着珂里湾的,是河汉;抱着珂里湾的,是河水。前前后后都是水,左左右右也是水,珂里湾就是从水里溢出一张水灵灵的荷叶。

烟雨空濛天气,摇着船儿顺着杨柳河进入珂里湾,那可谓化在了细密而又无痕的烟雨之中了,船儿款款地贴着湾里人家的窗儿摇,穿过一座桥,又穿过一座桥,风景明明暗暗。船桨咿呀呀地自说自话,船儿赶着一群又一群湖鸭。忽然间,船儿打了一个横,靠近了芦苇丛旁的一处码头。码头旁残存的乾隆年间的半截石碑道出了珂里湾的历史。

珂里湾倚江傍湖,自汉唐以来,长江、夏水等几条河流混冲的泥沙在东北环岸堆积,在河岸以北中间位置形成一个小平洼地,形似“锅底”。南宋时,北人南迁,船只只聚于斯而形成市镇,名锅底湾,又称锅底。时至民国,生于斯长于斯的辛亥革命中坚人物杨杰先生题“珂里湾”里让邻谦句的首字,取“彬谦和睦,纯似白玉”之意,易“锅底”为“珂里”。从此,“珂里”便应运而生。

珂里湾是水做的湾子,水做的骨肉。由水而生,因水而兴。珂里湾因了水,因了水系的畅通,成了舟楫穿梭商贾云集之地。据说,当年这弹丸小镇有五个码头,九家鱼行,一百零八家商铺,店铺竞列,作坊栉比,被誉为河南“小汉口”。兴盛

时,来来往往的舟船,去时载走洪湖的特色水产品,返回时捎带镇船的石板,卸于珂里湾,几年下来,不产石材的珂里街街巷巷铺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石板。原来,像那些从远方迁居珂里湾的人一样,这些石板都曾随着船只旅行,沿着条条水道,压着长江的巨浪,听着洪湖的海声,最后落户在此,也成了珂里的居民。仅仅探究一下它们的来路,已是一段传奇,若是细看石板街面留下的那道道深深的车辙,便可想见这小小的珂里曾呼噜滚动过商贾的洪流。“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从这流传的俗语,便可想见当年杨柳河上白帆片片,樯桅林立的景象,那桅杆上照明的盏盏风灯像星星撒在河面,使杨柳河水光滢澈,如梦幻,充满了灵性的流动。如今,在珂里湾的街巷里,还可以看到打铁铺、银器铺、香粉铺、永兴商铺、杜记渔行、王记货栈、保守药铺等门头或幌子,每个名字里,都可以窥见当初商业经营的门类及其盛况。

商业的发达,许多外地人纷至沓来,聚居于斯,带来了更多的尘世浮华。“丹凤朝阳”“金线吊葫芦”“五码破漕”“清宁古寺”“后湖芳草”“鱼市灯火”等众多见于典籍的美景,都是从前的生活画卷卷下的印痕,根本就无需深究,只要听听就能让人心旌摇曳。

富庶也养护了这里的深厚文脉。著名考据学家、书法家刘心源,辛亥首义名人杨时杰、蔡汉卿,现代水利专家谢鉴衡都是喝着珂里湾乳汁长大的,想想在珂里湾曲曲折折的街巷里,曾飘荡过多少琅琅书声。

梦与橘树一起开花

□ 方华敏

文朱自清《背影》里倚窗凝思,观橘睹物忆父亲的惆怅如此悲不自胜,读着直到恍然若此。这才发现无数美妙的橘红,早已悄悄越过茂密的枝丫,攀满我的整个童年。

侧屋的门楣,挂着一幅锦绣:祖母精绣的橘。浅蓝底子红色橘,簇簇簇在深绿叶间,掩不住的富贵。就连跳动的灯花也落下温暖的橘红。我剩下一个整的橘皮,拧几股麻线搓成灯芯,浸泡油里。然后将浸满油的芯用针线固定橘皮内里,这样精致的小橘灯就做好了。绵延悠长的橘香暖意,隔开屋内的明暗,也隔开屋外的寒凉。冬日夜长,正是从炉内向好火朗读。我背诵课文《电线上的火花》:“民警叔叔摸着姚剑钩淋湿的头发说:谢谢你,少先队员……”会意之处,必将书本摊在膝上。暖暖的书页,也弥漫灯火可亲的欢喜。祖母放置炉上烘烤的橘,香香甜甜的微辛,似安居金粉里,充满酸甜的小令——圆果转兮。祖父叼着烟枪,轻声说仓里的粮,陈年的事,永远是柴米油盐的陈旧,田园四季的随意和充实。我从书中抬起倦眼,窥见半干的橘皮向我露出甜甜的笑,凡俗的喜气倾然溢出。橘皮性甘,炖煮肉汤放一点即为金风玉露啊,若灌制香肠配置佐料,那就是胜却人间无数了。

迎岁的橘光,来来去去,延伸复年的旧日重现。橘树掩映下的日子,也宛若它的叶花果一样几许苦涩,几许酸楚,几许甜蜜。橘蕴含的酸和甜,不失甘美的性情,也使慢慢长大的我

体味其中的深意。不禁想起辣椒全辣,苦瓜连根苦,即使碾为尘末,也不失根本。它们安于湿润泥土,清风如橘,橘里莼乡。它们行于参差芥菜间,相生相成,温娇温美,又岂止是植物人活得通透可以诠释?人生五味,不知各占几分呢?

如今,故乡的橘已不只是童年的零食,还是农人增收的吉祥果。从他们幸福满满的脸上,我看到橘背后的隐喻和稟正的芬芳。大片丰泽果园,耀耀的横幅,告诉我这里是橘产实验基地,盛产的橘远销海外十多个国家……

那天,我流连往返一家私人橘园外,深深的桑梓之情油然而生而不忍离去。主人善意,热情邀我入园。这里弥漫“竹露,青黄”的禅意,也充盈着橘树半分水润半分甜的往事,因而变得格外珍贵。很多年来,我一直缝补记忆里“橘”的碎片,居然与眼前的情景相重合,那种亲切与生俱来,遥远神秘,又近在咫尺。童年诵读“满园粉落松花”的句子,又古意盎然地浮现,其实它不是金色,也不是红色,是介于金和红之间微微奢华的颜色。

世间最神妙的橘树,因为故乡沃土,因为名篇《橘颂》,使之穿越古今、驰名海外。橘之甘,不只是美味与乡情,还关乎人心人性。“深固难徙,固其无求兮”,屈子为橘作颂,乃寄托非凡高举之志情。这里的橘,当如故乡浸润中的橘树,“自成品格,自立繁华,自在天地……”

美文悦读

深秋的橘园,缀满温暖的红,圆润又圆满。它的层次、容量和深广,恰似宋画《橘图》,设色高古,又透视红绿的写实,淡淡芸香盈怀而来。

橘树是故乡的福树,遍生罗绮,香风微度。儿时吟诵《橘颂》,梦里声音还萦绕耳边:“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熟悉的气息,柔软而亲切。屈原“深固难徙”的故土之气,因了橘香而唯美绵长。我以为,词里的“绿叶素荣”就是我家侧屋前的橘树啊。

童年的梦与橘树一起开花。阳光斜进窗棂,隔着纱和我絮絮低语。流动的绿色越过思绪蜿蜒着,疏枝里透着的绿是美好。我悠悠穿行橘树下,花瓣簌簌地落满一身。掂起脚尖,轻嗅轻吻,风露沁蕊,芳香依稀。白净的花,清幽的叶,妆点我的新枝衣,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束束疏影封住的美妙厚度,竟如此诗意。夏日,青涩的果子缀满炎热逐渐长大,颜色由深绿变浅黄。待到深秋,终于支不住能醉倚粉壁,惊喜从侧屋前的老墙根爬上来。此时再看遍野的橘,如同高音时明亮,演绎一曲突突江潮,清越里透着华贵。当我挽起竹篓,战战兢兢地爬上木梯,学着祖父操起剪刀,那些蓬勃的橘应声而落,像旋启封存多年的女儿红,香得微醺。然而,待我学会用文字填充心灵,再看那书里的橘,分明是着染愁绪的。古人陆绩《怀橘遗亲》,李衡“呼橘为金,蓄橘养家”有“藏橘无人知晓的礼存心。民国